

A Writer's Notebook

作家笔记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董伯韬◎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作家笔记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董伯韬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家笔记 / (英) 毛姆著; 董伯韬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5997-4

I. ①作… II. ①毛… ②董… III. ①笔记—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9229号

作家笔记

著 者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译 者 董伯韬

总 策 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选题统筹 王慧敏 黄 琰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审读编辑 陈锦文

特约编辑 黄 琰

装帧设计 采芹人 插画·装帧 <http://cayqin.com/cayqin556> 王 佳 李 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 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997-4/I · 1635

定 价 55.00 元 (精装)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前 言

朱尔·勒纳尔^①的《日记》是法国文学中一部小杰作。他写过三四部独幕剧，不太好也不太坏，既不会让你乐不可支也不会使你感动不已，但若是表演出色，倒也可以看到落幕而不觉厌倦。他还写有几部长篇小说，其中《胡萝卜须》写得挺好。小说讲述的是他童年的经历：一个笨拙的小男孩在严厉、不近人情的母亲管教下的悲惨生活。勒纳尔的笔端没有浮文丽藻，没有刻意经营，而这却为苦痛的故事平添了几分哀婉凄楚。那可怜的孩子遭遇的磨难无一丝苍白的希望抚慰，让人心伤。你讥笑他笨手笨脚地讨好那个恶魔般的女人，你感受并体验他受到的羞辱，你为他不应受的责罚气愤，好像受责挨罚的就是你自己。若是谁的血不曾因那恶毒、残忍的虐待而沸腾，那他定是个铁石心肠的家伙。这不是一本你可以轻易忘却的书。

朱尔·勒纳尔的其他小说都无足观。它们或是东鳞西爪的自传，或是一些笔记的纂集，里面细心记录了某些他曾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几乎算不得小说。他的创造力如此匮乏，令人好奇他为什么竟成了作家。他没有创造才能，不能凸显某个

^① 朱尔·勒纳尔 (Jules Renard, 1864—1910)：法国作家，著有《胡萝卜须》(Poil le Carotte)、《自然纪事》(Les Histoires Naturelles) 等作品。

插曲的意义，甚至不能层次井然地展现自己敏锐的观察。他搜集素材，但小说不仅仅是由素材堆砌而成的。素材本身是死的，它们的用处在于进一步发挥思想，阐明主题，而为求与自己创作目的相合，小说家不仅有权改变素材，有的渲染有的轻描，而且非如此不可。确实，朱尔·勒纳尔有他自己的理论。他断言他的目的只在于陈述，任由读者根据展现给他们的材料去构建小说，而试图再做别的什么就是文学上的欺瞒。但我总是疑心小说家的理论，我从不清楚那些理论除却为他们的短处辩护之外还有什么用。故而，一个小说家若是没有才能精雕细刻一个合理的故事，他就会声称，讲故事是小说家所有才能中最微末的部分，而如果没有幽默感，他又会抱怨，幽默乃小说之死。但，为给那些无知无觉的素材注入生命的柔辉，就需要由激情将其点铁成金。所以，朱尔·勒纳尔唯一一部好小说，是在自怜的热情与对母亲的恨意如毒液般浸透他忧伤的童年记忆时写就的。

我猜想，若不是他那部坚持不懈记了二十年的日记在身后得以付梓，勒纳尔早就被世人忘记了。那是部出色的作品。他与当时文学界、戏剧界许多重要人物相识，如名伶莎拉·伯恩哈特^①、名优吕西安·吉特里^②、作家罗斯丹^③和卡普斯^④，等等。他记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酬酢交游，口角波俏，若嘲若讽，令人钦佩。这里他犀利的观察力派上了用场。然而，尽管他刻画

① 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最负盛名的女演员，被誉为“女神萨拉”。

② 吕西安·吉特里（Lucien Guitry，1860—1925）：法国演员，于戏剧表演艺术方面造诣颇深。

③ 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法国著名戏剧家，代表作《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典范之作。

④ 卡普斯（Alfred Capus，1858—1922）：法国知名剧作家、记者。

得栩栩如生，尽管那些聪明人妙语连珠如闻其声，但，也许，无论亲身感受还是得自听闻，你都必须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有所了解，才能真正体会日记中这些部分的妙谛。日记甫一刊行，勒纳尔的同业们发现他写到他们时含讥带讽，不免愤愤不平。在他笔下，彼时文坛一派蛮荒景象。常言道“狗不咬狗”。揆诸法国文人，却非如此。在英国，窃以为，文人们多不相闻问。他们不像法国文人那样形影不离；其实，他们不常往来，只是偶然邂逅。我记得多年前一位作家对我说：“我更愿守着自己的素材。”他们甚至不太读彼此的作品。一次，一位美国批评家来英国就英国文学现状访问许多英国知名作家，但当他发现自己采访的第一位著名小说家竟连一本吉卜林^①的小说都没读过时，他放弃了这个计划。英国作家也品评褒贬他们的同行；他们会告诉你某公不错，也会说某君不太行。但他们对前者的推许不至于狂热，而对后者的鄙夷也只是出于漠然而非诋毁。他们并不特别妒羡别人的成功，遇到显然名实不符的，也只令他们骇笑而不至盛怒。我觉得英国作家是自顾自的。他们也许像他人一样自负，但，他们的虚荣满足于为圈内人所认可。他们不怎么介意那些贬损的批评，除却个别的一两人，也没谁去卖力地讨好评论者。他们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在法国，则是另一番景象。那里的文学生态是无情的争斗，个人与个人间彼此攻讦，派别同派别间相互挹伐，你必须时时刻刻提防敌人使绊子，而又没有一刻能确定朋友不在背后捅刀子。一切对抗着一切，且像某些形式的摔跤一样，可以不择手段。

①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著名作品有《丛林之书》，长篇小说《吉姆》，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种生活充斥着辛酸、嫉妒、背叛、怨毒与仇恨。我想之所以如此原因不一而足。当然，一个原因是，法国人对待文学比我们严肃，书之意味就他们而言与对我们来说绝然不同，他们愿意为普通原则争执，激烈如许，让我们愕然——失笑，因为我们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是：如此郑重其事地看待艺术实在滑稽。由此，在法国，政治与宗教总是与文学纠葛在一起，作者每每看到自己的书被抨击，不是因为书不好，而是由于他是新教徒、国家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诸如此类。这当中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一个作家不仅觉得自己写的书重要，而且认为他人写的书也重要，这倒是不错；而作者至少认为书应有所为而著，它们的影响有益，就应被捍卫，它们的影响有害，就要被鞭笞，这也很好。如果作者自己对书掉以轻心，那么，书也就无足轻重。而恰是因为在法国作家们认为，书事关重大，所以，偏袒起来，才那么凶那么狠。

或在写作过程中，或刚刚完稿，法国作家总是将自己的作品读给同业听，这个对他们而言习以为常的做法却每每让我惊讶不已。在英国，作家有时也会将尚未付梓的书稿寄给同业以求斧正，但此举实为邀誉。若某位作家对同行的手稿真有什么严肃的指摘，那他就孟浪而有失分寸了；他这样只会开罪人，他的谏告不会被听取。而且我不相信哪位英国作家甘心忍受那无聊的煎熬——枯坐几小时听另一位小说家朗读新作。在法国，一个作家，甚至一个名作家都常常依照他所接受的批评建议重写自己的作品，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大名鼎鼎如福楼拜^①亦承

①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开唯美主义先河。

认他曾因屠格涅夫^②的评点修改作品。而在安德烈·纪德^③的《日记》中，你可以看到，他也藉此受益良多。这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所能给出的解释为：在法国，写作是个荣耀的职业（在英国则从来不是），所以，法国人纵使没有突出的创作才能也会从事这一行当。他们锐敏的聪慧、扎实的教育、悠久的文化背景足以使他们写出高水准的作品，但那是毅力、勤奋、聪颖与知识渊博的果实而非创造欲的结晶，故而，批评以及人们善意的建言，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要是知道那些伟大作家——典范如巴尔扎克——也不惮其烦这样做，我还是会惊诧莫名。他们写作是因为不得不写，而一经完成，只会想着接下来写什么。当然，这一常规作业表明法国作家甘愿不辞辛劳地使作品臻于完美，而他们虽然敏感，却不像很多英国同行那样自满。

相较于英国同行，法国作家间之所以彼此敌对、满怀怨毒，还有一个原因，即读者太少养不起那么多作家。我们有两亿读者，而他们只有五百万。每个英国作家都有充裕的空间，他可能籍籍无名，不为人知，但倘若他在某个方面确有才华，他就可以衣食无忧。他不会太富有，但他若是一心向往财富，也就绝不会选择作家这个行业。假以时日，他迟早能拥有一批自己的忠实读者，而为了获得出版社的广告，报纸也必定要匀出大量篇幅给书评，这样，在大众报刊上，他也得到了充分关注。宜乎他无须艳羡别的作家。而在法国，能仅仅凭写小说糊口的

② 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 1818—1883)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俄罗斯文学巨匠，著名作品有特写集《猎人笔记》，短篇小说《初恋》、《阿霞》、《木木》，剧本《村居一月》以及长篇小说《父与子》、《罗亭》、《前夜》、《贵族之家》、《烟》、《处女地》等。

③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 1869—1951) 法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背德者》、《伪币制造者》、《田园交响曲》等，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微乎其微。除非他有私人财产或其他职业来维持生计，否则，他只得求助报章。没有足够多的买书人，一位作家的成功势必大大损及另一位作家。于是，猎取声名成为一场搏斗，而维持声望亦是一场搏斗。这使得作家们狂热地不遗余力地要赢得批评家们的青睐。批评家们的评论竟有如此效应，以至有名望的作家在知晓某某报将有一篇关于他们的短评时，也会为之心焦，而若非佳评，他们就将勃然大怒。的确，与英国相较，批评在法国更有分量。有些评论家影响之巨，以至可以成就或毁掉一本书。尽管世界上每个有教养的人都读得懂法文，而法文书也不单只在巴黎有人读，但法国作家真正在意的仅仅是巴黎人，那里的作家、批评家以至读书界的看法。因为文学上的宏图大志都集中于此，它遂成了纷争倾轧与妒忌怨恨之所。而因为写作在金钱上的回报菲薄如此，作家们才满腔热忱，用尽心机地去赢取每年颁发的一些文学奖项，或者争取进入某个学术机构，这不仅为他的文学生涯印下荣誉的徽章而且将提升他的市场价值。但，对那些孜孜以求的作家而言，奖项太少；在那些成名作家看来，学院里可供填补的空缺亦太过寥寥。而在颁奖与甄选候选人过程中又充斥多少秘辛、多少讨价还价、多少权谋，并无几人知晓。

当然，在法国也有些作家不为金钱所动，傲视浮名，加之法国人慷慨宽厚，这些作家会获得名过其实的推重。某些依据任何合理标准来衡量都显然无足轻重的作家之所以能——尤其在青年中——享有令外国人不可理解的盛名，个中原因即在于此。才华与创造力并不总与高尚的品格相伴，这令人遗憾。

朱尔·勒纳尔很诚实，并没在《日记》中如何美化自己。

他刻毒、冷漠、自私、狭隘、妒忌、不知感恩。他仅有的一点可取之处是对妻子的爱。整部日记中，唯有她，勒纳尔提及时始终温婉体贴。他动辄为自己臆想出的冒犯左右，自负虚荣得令人难以容忍。他既无宽容也无善意。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总是怒目相向、轻蔑有加；不理解它们，也许错在己身，这样的想法绝不可能在他脑际浮现。他讨人厌憎，不会示人以善，也几乎无善意可言。饶是如此，《日记》读来仍甚是精彩。它妙趣横生，机智风趣，一言不着，涵义无穷，且智慧纷呈。这是部由职业作家出于使命感写下的日记，作者热烈地追寻着真相、企望着纯粹的风格、希求着完美的语言。作为作家，没有人比勒纳尔更勤勉认真。朱尔·勒纳尔匆匆记下巧妙的应对、隽语、警句、所见所闻、人们的谈吐与相貌、风景、阳光与阴影的参差对照，等等，总之，这些在他写作日后将要梓行的书稿时都派得上用场。如我们所知，有时待他搜集足了素材，就将它们串起来，成为比较连贯的叙事，化作一本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整部日记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你被带进了一个作家的工作室，参观着那些他认为值得搜集的资料，并得见他是怎样搜集的。至于他没有能力更好地运用那些材料，倒无关紧要。

我忘记是谁说过，每个作家都应记笔记，但切记不要去参阅它。如果你能正确地理解这句话，我觉得，个中确有真理。记下那打动你的东西，它正在你的智慧之眼前随着浩荡无尽的意识之流杂沓而过，你要把它分离出来，固定在记忆里。我们都有过不错的构想、生动的直觉，本以为有一天会有用，但由于太过疏懒而没写下来，它们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你知道自己要做笔记时，相较于不做笔记，你观察起事物来会更加专

注，在记笔记的过程中，词句汨汨而出，令你在现实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使用笔记的危险在于你可能会对其产生依赖，从而失去写作时着手成春的流畅与自然，后者是要听任被僭称为“灵感”的潜意识发挥到痛快淋漓时方得达致的境界。你也会常常不期然地将笔记生拉硬扯进文中而不问其是否得当。我曾听闻沃尔特·佩特^①曾撰有数量可观的笔记，记录自己博读与反思的心得，他将这些笔记分门别类保存好，当在某一主题上做了足够的笔记后，就将它们铺陈成一篇随笔。若果真如此，倒可说明为什么阅读佩特时每每会有逼仄之感油然而生。这或许是他文风中缺少洪钟大吕之音与真力弥漫之气的原由吧。就我而言，写详尽的笔记是绝佳的练习，我只遗憾，天性慵懒使得我未能更加勤奋地记笔记。若能机敏、审慎地加以运用，笔记定有用武之地。

朱尔·勒纳尔的《日记》既这样吸引我，我也就不揣冒昧整理出自己的日记，呈同业一阅。我得马上声明，我的日记远没有他的有趣。它们时记时辍。有很多年我根本没记过日记。它们也不扮成日记的样子。对自己与某个有趣或有名之人的来往，我没有写下片纸只字。当时就没写，现在倒觉得有些可惜。无疑，若将与那些多少有几分私交的著名作家、画家、演员、政界人物的交谈记下来，会令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也平添些许意趣。但我起初就未想过那么做。我若认为这件事对自己日后的

①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 1839—1894）：英国散文家、批评家，1873年出版《文艺复兴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该书再版时简称《文艺复兴》，是佩特最重要的著作。此外，他还著有历史小说《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英国文学评论集《鉴赏集》（*Appreciations*）。他的美学思想对王尔德、叶芝、艾略特及乔伊斯均有深刻影响，在哈罗德·布鲁姆、保罗·德·曼与德里达的著作中也可看到他的痕迹。

工作无甚用处，就根本不会记下来。尽管在早期的笔记中，我曾匆匆记下自己对人性的所思所感，但那依然是想迟早将其用于我所创造的人物身上。我意在将自己的笔记当作素材库以备后用，仅此而已。

随着年纪渐长以及对自己的意图愈加清楚，我在笔记中愈少记下一己之见，而是更多写下自己对某人某地尚还新鲜的印象，只要这些人和这些地方看似对我当时的特定目的有所裨益。的确，有一次，我去中国，隐约想写部游记，但我的笔记记得非常详尽，乃至我放弃了游记的写作计划，而将笔记照原样出版了。当然，这些文字在本书中都已删去了。我也略去了此前已在别处使用过的笔记，而勤读我书的读者若在本书中发现有几处似曾相识的句子，那并非因为我喜欢那些句子而想要重复，而实乃疏略所致。不过，我也偶尔有意留下一两则曾为我长或短篇小说提供灵感的语句，因为我想这对那些碰巧想起我小说中相应语句的读者来说，看到我依据怎样的材料构想出更为丰盈的片段，或会为之欣然。我从未曾宣称无中生有。我总是需要一个插曲或一个人物来作为起点，但我会运用想象、虚构以及戏剧冲突来将其化作我自己的创造。

我早期笔记里大多写满了一页页对白，而那些准备写的剧本我却一直未曾完成，因为觉得它们吸引不了任何人，我就将它们删除了，但我没有略去那些评论与反思，虽然现在它们让我觉得夸张、愚笨。但它们表达了一个青涩少年对真实——或他所认为的真实——人生乃至自由的思索，他才刚刚脱离备受呵护与束缚的生活，他的所谓思索都被美好遐想与小说阅读引入了歧途，而这对我那个阶级的男孩子而言亦是情理之中的；

它们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成长环境的思想与习俗的憎恶与反抗。我想我若是隐瞒这些，便成了欺骗读者。我第一本笔记写于1892年；那时，我十八岁。而如今我也并不想把自己说得比当初的实际情形来得通情达理。那时的我无知、单纯、热情、稚嫩。

我的笔记总共有厚厚的十五册，不过，如上所述，一番删汰后，我已将其长度压缩到与多数长篇小说相类了。希望读者就把这当作它出版的聊可告解的理由吧。刊布本书，绝不是因为我竟高做到认为自己每个字都足以传世了，而是出于我对文学创作技巧与创造过程的兴趣，如果有别的作家写了这样一部书，一到我手上，我会迫不及待地翻读。幸运的是，吸引我的东西似乎其他很多人也都感兴趣。因所愿未尝及此，故而，这总是令我讶异。但也许曾然会成为将然，或许还会有人觉得这页或那页间有令他神往的东西吧。我觉得，若是换成在我文学活动的全盛期，出版此书，是不合适的。那样似乎是在宣示自己有多重要，会唐突冒犯我的同业。而今我老了，不可能是哪个人的对手了，我已远离纷扰，安于退隐。我曾有的志向很久以前就已实现。我不和谁争，不是因为和谁争我都不屑^①，而是我已说完我要说的话，我愿意在文坛腾出地方给别人。我已做完我想做的事，如今沉默更适合我。近来，有人告诉我，如果没有新作呈现在公众面前，你很快就会被忘记，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好吧，我准备被人忘却。待我的讣告登载在《泰晤士报》上时，他们会说：“噢，我还以为他多年前就死了呢。”那时，我将在幽冥间莞尔。

① 毛姆在这里化用英国后古典主义诗人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七五生辰有感》（*On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中的名句“我和谁也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1892

在这一年，我考入了圣托马斯医院医学部。我在那儿待了五年。在最初的几本笔记上，我都认真地写下日期。我希望这些日期能让笔记里的内容得到宽宥。而之后的笔记则都没有日期，其实，很多笔记我都是匆忙地记在纸头和信封背面，因而我只得根据它们的内容确定它们写于何时。或许某处有一两年的出入，不过，却也无伤大体。

人们行动时如此愚蠢，而扯闲篇时却那般欢快，有鉴于此，或许少做多说对世界更有益。

那些鲁钝的人从歌舞杂耍戏院的小调儿里找些乐子，在谚语里得点见识。

好运总是带来荣誉，但荣誉鲜少带来好运。

教区牧师的箴言

牧师的薪俸源自布道而不是行道。

如果他们能投桃报李，就同他们一起交游，邀他们一同进餐。

“己所欲施于人”，一则绝妙的箴言——对受施者来说。

对禁酒者的言论，他总是以“上帝命我们使用世间万物”作答，并用威士忌和甜酒如何令他精力充沛作例子增强他的论点。但他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把酒锁在餐柜里。“喝烈酒不是对谁都有好处，”他说，“而让他们面对诱惑其实是种罪，并且他们也不解其真味。”

这些言论出自我那身为威斯特保教区牧师的叔叔之口。我曾信以为真。但今日回首，我倒觉得他那是在消遣我，倒没想到他还有那种幽默。

读书并不使人智慧，读书只让人学究。

体面是傻瓜掩盖其愚蠢的斗篷。

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好坏全凭习俗。

老处女都是贫穷的。而一个富有的姑婆，则是有相当年纪的未婚女人。

天才当以庸碌为墨在世界的编年史上写下名字。

天才是具有理想的人才。

天才忍饥挨饿，人才衣锦而行。

一般而言，今日的天才五十年后就沦为人才。

一起去画廊也许是对朋友最严苛的考验。大多数人都会将文雅和礼仪同他们的伞和手杖一道留在画廊门外。他们步入画廊，脱却虚饰，裸裎性情。而后你将发现他们是那么武断、傲慢、无礼、愚蠢，以至不容置疑甚或不许稍有异议。而且他们也不再试图掩饰对你的品评；大多都是酷评。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个人若能宽容地倾听你的见解，并认为你和他可能都有一得之见，那么，那个人就是真正的朋友。

不过，首先，你完全信赖我的友情吗？确信到我可以将最体己的话说给你听吗？

当然，亲爱的孩子，一颗像你这样真挚的心连那最不堪的事也有权说出。说吧。

布鲁克斯。他个头不高，魁梧、健壮，体格匀称；颅形俊美，鼻子英挺，前额宽而高，面容整洁，瘦削，尖下颏儿；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有些漠然；大嘴，双唇厚而性感；日渐稀疏的卷发留得很长；一派优雅、浪漫的气度。

在剑桥，他结交了一票浪荡不羁的富家子，在那群人当中，他被视为天纵之才。而这一点也为他的导师和所在学院院长认同。学子生涯，他读书应卯，修习法律，后来拿了二等荣誉成绩毕业。待到了伦敦后，他更是衣冠楚楚，身畔有佳人随侍，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有政治家的才具，在朋友们的推动下，他

获选加入了改革者俱乐部^①。他的那些朋友都是饱读之士，于是他也浅尝辄止地浏览了些英文典籍。他推崇乔治·梅瑞迪斯^②而对“三卷本小说”^③有些不屑。至于每周刊行的六便士小说，以及一些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他则读得很勤。他是戏院和歌剧院的常客。在不去看戏、听歌剧的晚上，他会去拜访朋友或在某个旧式的小酒馆里消磨时光，品着威士忌，吸着烟，讨论生、死、命运、基督教教义、书籍和政治，直到夜半更深。他读了纽曼^④，深为感佩。他在布朗普顿找到的罗马天主教教义对他也颇具吸引力。之后，他染了一场病，疗养期间，他去了德国。在那儿，他遇到一群在兴趣、爱好上都与自己的旧友有所不同的人。他开始学习德语，并为此读起了德文典籍。而歌德^⑤也继

① 议会制度改革者俱乐部（the Reform Club）1836年于伦敦成立，最初由《1832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案》（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的支持者组成，后成为英国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中心。

② 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擅长刻画人物心理，其内心独白技巧为意识流先声，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利己主义者》（*The Egoist*）、诗作《现代爱情》（*Modern Love*）等。

③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当时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晚上全家人聚在一间屋里轮流朗读小说，是主要的休闲活动。因小说定价较高，以这一时期英国小说的常规出版形式“三卷本小说”（the three-volume novel）为例，一部即需十先令六便士，故而，多数家庭从图书馆借阅或购买连载小说的周刊和季刊。同时，一些篇幅较小、价格较低的简装本小说应运而生，如“六便士小说”（sixpennies）。

④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散文家，英国国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中心人物，1845年，皈依天主教，1879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任命其为枢机院枢机助祭，著有小说《失与得》（*Loss and Gain*，1848）、讲演集《大学的只卖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2）及精神自传《辩生平》（*Apologia pro Vita Sua*，1864）。

⑤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民族文学奠基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亦为以荷马为始祖的欧洲古典文学的伟大殿军，青年时代为狂飙运动代表人物，在艺术、自然科学、哲学、政治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代表作为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